



1870年前后的苏州河黄浦江口。

实令人头疼。幸好，海刚峰不负众望，带人仔细勘察后，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，招募民工疏浚吴淞江、白茆河，泄积水通海，终于缓解了太湖闸下的滔天之祸。

此番治水之举，保障“旱涝有备，年年丰登，吴民永赖，乐利无穷”；甚至，另外引发了一场开埠设城的运动，诞生了——

上海。

吴淞江南汉既告疏浚，如今的苏州河，自然便眉目分明、面貌宛然了。太湖不再轻易发脾气，是故，北界吾体、东濒东海、南临杭州湾、西接江浙两省，地处江海交界处的上海县，很快显露出其江海陆枢纽位置的功能。商贾云集，人气渐盛，尔后，群贤毕至，高楼广厦，锦绣满堂，光耀近现代。

海瑞初平太湖的那一年，上海县人徐光启尚为年幼的男童。当时，恐怕连他本人都想不到，自己会在日后位极人臣、官拜内阁次辅；并且，在老乡亲们眼里，较其前辈、生于松江府华亭县的“华亭相”徐阶，更加值得崇敬。

徐光启写了《农政全书》，这本书让我颇动容——水利为农之本，无水则无田。大明西北方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，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，得从我的下游启运，耗费惊人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，徐光启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，又于天津进行试验，探索如何巩固国防，安定万民。此恰为《农政全书》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，亦为写作的一个宗旨。

可贵的是，徐光启重“农政”的思想，也重技术。到底是

上海人呐……等等，300多年前，有位松江府乌泥泾女子的微笑，突然间浮出我的脑海，变得无比清晰；她和他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像的——

黄道婆，本为孤弱的童养媳，不堪夫家虐待，流落崖州，向当地人学习了棉纺织技术并加以改进，几十年后，返回故土。“错纱配色、综线挈花”的总结，擀、弹、纺、织等专用机具的革新，成就了“天涯织女、衣被天下”的佳话，对明清两代江南农村和城镇的经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业务过硬，实干兴邦，再次褒扬：到底是上海人呐。

五

食有稻，衣有棉。遑论脍炙膻胎鰕、寒鳖炙熊蹯，吴绫蜀锦、楚葛湘纱……毫无疑问，我的母国，称得上农业时代的幸运儿。

便利的交通、丰饶的物产和精湛的艺能，缔造了属于我的文化的高峰。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《天工开物》，描绘了百余项母国古代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、形状、工序，泰半来自我的流域；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的《本草纲目》，其作者李时珍的足迹，遍及湖广、江西、直隶多地受我哺育、收我馈赠的名山大川；而系统考察母国地貌地质的鼻祖之作《徐霞客游记》，为了论证我的源头，特意撰写《江源考》反驳“岷山导江”的观点，主张“推江源者，必当以金沙为首”……啊，在造福人世的遗产里，在格局开阔、经世致用的辞章里，我能深深体会到人们对我的赞颂与爱，我也希望民康物阜的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，岂料——

岂料，至19世纪，天朝闭关日久，疲态尽显，惨遭虎狼蹂躏。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，半个多世纪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伸手，不见五指，能触及到的，大概是一片漆黑。但我陪伴、鼓励、扶持着奋争不息的人们，一同砥砺前行。不必惧怕，中国人要做自己的炬火、自己的曙光。

我见证了一个男子的成长。

青年时，他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。忆往昔峥嵘岁月，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